

範

東

文

集

範東文集卷之五

中

序

送御史大夫唐公徵還內臺詩序

御史掌邦治法令以贊冢宰在周猶微也而補正王  
闕糾禁官邪諫風宣達之任分屬之公孤少宰庶職  
焉由漢以來始責專御史置大夫掌領上副丞相備  
三公任極重矣雖無當於六官百司然六官百司非  
臺無所取裁斯其重也宜哉君子曰執臺之憲有五  
難蓋監眎之任重其過也恒繳諍議之任重其過也  
恒訐糾治之任重其過也恒深擊斷之任重其過也

恒殘紀會檢覈之任重其過也恒瓊是以天子持御  
史大夫印必求端亮弘篤顛顛執大體符天下望者  
斯授焉今大夫邵陵唐公先為御史大夫巡吳及浙  
不威而肅未令而禁自江之南蒙弊蕩滌迄今休聲  
炳奕邈乎稱絕跡難紹繼可謂風之著矣及茲撫蜀  
政以德成兵以仁勝獄以情格財以節裕民夷休休  
寧逸而莫知為之者夫風斯化行德斯體立仁斯無  
敵情斯無不感節斯無不足其於天下也何難又曷  
過之慮焉天子之求天下之望舍公又其曷以蜀既  
綏靖即召還主臺憲蓋夫佇之舊矣某也於前得公

涉茲之明於後得公拊循之厚周旋式効獲益也多  
矧上自賢王樂公之善下逮諸司被公之誨滋深且  
久於公之還能無贈乎於是以前頌以祝以規以民瘼  
告以勛庸勸蓋知公之是行必將有謙辭閱議良術  
大猷以仰對明主之命副海內之傾企故以芻蕘之  
言先焉

治河通考前序

代中丞  
吳公作

惟禹貢職方之言導濬經辨之蹟鴻濶巨偉矣固聖  
人極世範後參天絜地神理昭寓後世允職紀載者  
依焉然溝洫地理郡國水利漢以來冊籍或有志有

考顧於大河無專紀豈非括細遺大使後之嗣禹蹟者何稽乎余嘗北涉趙魏之間九河故蹟西踰成臯鴻溝觀龍門鑿處南循淮瀆出呂梁則喟然歎河之為國家利害大矣夫安流順軌則漕輓駛裕奔潰壅溢則數省繹騷國家上都燕冀全籍東南之賦故常資河以濟運又防其衝阻乃經理督治必撫臣是寄其視前代豈不益重哉河雖經數省然自龍門下趨則梁地當其衝始又壤善潰故河之患於河南為甚余受命來撫茲土固慄慄以河為至慮防治稍悉民頌莫又間閔近時所刻治河總考疎遺混複字半說

舛其肇作之意固善惜其未備晰也乃命開封顧守  
符下謫許州判劉隅重加輯校彙分序次一卷曰河  
源考二卷曰決考三卷之九卷曰議河治河末卷曰  
理河職官考上泝夏周下迄今日總十卷更題之曰  
治河通考庶幾覽者易於探檢有所式則以奏平成  
之勛聖主之憂顧四方之屯瀕或從是以紓而愚之  
重責亦少塞焉其仍有未備則以俟後之淵博大智  
者爾。

治河通考後序

考河書成御史大夫吳公叙之命刻之開封邸又命

其識其後祗承大命不敢辭則執簡書曰夫水氣之先也西地之首也故江源於西南河源於西北二經函寓以流元化上應天漢下滋萬有至神弗測矣譬之人身衆川其腠液也巨海其輪納也江河其任督也然江由山行故澄冽而有常河由地行故淶濁而善決自神禹以來河患弗能盡弭也愚獨以為氣盛則水盛若使河日殺而患盡則河失其性元化熄矣顧防治之何如耳漢武帝時齊人延年上書歎於塞外開大河上嶺出之胡中東注之海令關東長無水災可謂不知化理者矣今國家隆盛天地協德河雖

時有漂溺無大傷害獨嚴防其東趨慮衝運道爾苟  
騁智力繁竭障以求河之不漂尺壤則其見与延年  
不殊矣烏乎可今大夫公奉命拊循寧輯殫心於民  
墊者厝之安災者哺之食於河則順而導之爾其遵  
禹之智而洞化之微者邪瞽言蠹識或有毫忽之符  
焉故敢以是復其刻梓之完則某年某月也

贈胡汝茂赴南職方序

胡子之守東平惇弱植豪奸懾繁蠹絕枉鬱理文教  
貞式典信撫唇之臣藩憲之司歲以治狀聞甫三朞  
當考績未行命下拜留都職方郎若曰治蹟著甚天



子言之無缺考也。自副守別駕薦紳大夫士咸愉愉咨咨交慶曰。陟賢庸勲唯明明后。輸蓋樹愛茲唯公。又交戚曰。奪我元哲。吾我以式。奪我父母。吾我以庇。又交顧而諮曰。明府之治未惠茲民於無彊。其可以弗述。明府之入二司馬。將四方是寧。以正王略而為龍愛。錫其何以為祝。明府之行無寧。余二三寮友寔萬億同懷。如失怙恃。又何以慰其心。於是二守劉君執簡言曰。徃守茲郡者咸竭才以芟繁蔽力以當衝。彌文以飾觀峻法以剷暴而望理也。益日難。明府則靜以銜之而繁者息。豫以應之而衝者暇。綬之以寬。

而犯者寡欺者愧而又體之以質行之以慤夫靜則用博豫則時獲寬則衆歸質則本立慤則有終是以民感而務濟也詩云

其以是述明府之治乎別駕楊君執爵言曰往陟內省者咸以北為樞以南為曠明府其不然明府夙震異質冲志遠懷盖歆究六藝之源探元聖之秘綜萬為之變建三翊之蹟今乃得避劇就簡釋勞獲逸總鎔籌馱之餘得暢神於道極肆力於藝苑優游深造底厥大成後之隆德豐功光彌朝野其誰曰不基於此吾其以是為明府之祝乎別駕蔣君暨諸薦紳大

夫士進曰吾聞君子不私己不謀細不溺情不遠果  
若吾子之言明府將惠加於寓內業垂於無斁吾郡  
固猶夫煦育之中可以慰吾人之思矣於是東阿劉  
隔氏聞而嘆曰善哉述乎其言符於大道善哉祝乎  
其言依於大忠善哉慰乎其言制以大義夫符於道  
聖人之與也依於忠王臣之箴也制以義君子之慮  
也企聖人履臣箴以慰君子非胡子其誰能當之余  
固與胡子知深又屬邑之產且紀蹟撰志陳頌采言  
余職也遂書之策以贈

繆母太安人壽詩序

清明貞淑性也而天樞之豐厚完球形也而地產之  
康寧禔福數也而化裁之勲慮勛躬積仁種善以順  
乎化德也而人脩之然得之天與地者不可強而乃  
之化者不可期也故人之生或粹焉而壽者寡矣或  
壽焉而慶者寡矣唯德可以力而至德至矣而後三  
者可以有而不隕滇南繆氏舊為京口大族國初乃  
家於臨安之通海今言滇南勝郡必曰臨安有文峰  
王屏列峙左右五江三湖滄瀾迴薄風日朗旭星雨  
暉潤是宜其生人之不凡今睹司寇繆子之奉太安  
人豈無偉材懿質而時之壽牒者其幾又豈無耆年

求壽而終之福履者其幾厥有由然哉吾聞太安人  
事後姑以孝睦其事封君恕齋先生也脫簪珥勞紡  
績以贊學業及恕齋薦於鄉為郡博士以至為縣令  
為府佐安人又儉慎以相之故恕齋以清惠稱晚歸  
訓二子必忠孝直節是先碌溪子遂弱冠登上第其  
季復進試南宮文采特達未量其造也嘉靖丁亥碌  
溪以司後郎言事謫嶺外太安人喜曰是不負先君  
子之訓矣及遷夷陵刺興州所至有異政太安人益  
喜乃勉就養於宦舍歲乙未天子知碌溪子之賢將  
用復召入為留都司寇大夫太安人曰上思厚汝不

可以吾老憐於夙夜且留都密近京口吾將臨神京  
之壯臨大江眺三山以攄吾懷舊之思遂又偕來乃  
季冬十有一日太安人之齡周六十甲子矣同官之  
寮咸登堂稱壽再拜賀碌溪兄弟朝冠采服趨跪膝  
下賓儀顛顛俎豆有踐坐客讀太安人之榮莫不嘆  
息感動於戲休哉夫以臨安之勝數十百年而後有  
繆氏父子兄弟之賢繆氏之積學訓子又數十年而  
後有今日皆太安人之德以成之其自今日鴻衍無  
窮際者亦如執符契而取矣豈徼於山川氣數而偶  
然哉賓乃命隅為詩以頌之辭曰滇池奩奩南柱西

中藏壽符神所稽睠視有德乃畀之梁州大母中壺  
師帝封嘉號安且宜霞裳軒軒珮陸離有煒彤管載  
令儀子興之母樂羊妻媯媯仲子乘雲霓手排閭闔  
翔天墀帝曰國憲爾與司徒舊京慰爾私采衣侍  
母歌以嬉毋壽願與三山齊

贈鄉進士陳伯化之京師序

嘉靖甲午之秋予自盧龍遷南府叅軍過鄉間值吾  
邑弟子員大比於省撤棘之夕馳騎來報曰與薦二  
士其一陳伯化氏也吾邑耆賢又搢紳皆曰善勵德者  
知勸矣簪朋髦士皆曰善正學者知勸矣至里胥山

岷婦人孺幼居不曰善善勤耕者獲積厚者亨天道  
其不昧予固與陳媿親雅知其德學及聞群衆人言  
則又益信予之知伯化不繆異也無何陳生來書借  
計將覲於京師予合媿友若干人觴之於郊而告之  
曰天下事可以偽得而倖致者唯於一人一日偶遇  
焉若論於衆族於久無不彰敗唯誠積於此聲應於  
彼則無遠邇無久近無晦顯若震洞之應呼長風之  
鳴幹無弗同者矣今予以遺孤債志孝於而親苦績  
睦於而弟身學困久益奮唯其誠也故一舉於鄉則  
耆老措紳簪朋髦士至里胥山氓婦人孺幼之忻樂



嘉道若其自有榮暉焉無弗同者是豈可偽得而倖  
致者耶茲對於大廷實驥雲騫鳥或內為明天子耳目  
佐使必將竭忠殫勞凡在廷者其交贊樂與無弗同  
矣或外牧郡縣疲氓必將篤慈拊鞠凡在野者其交  
頌共戴無弗同矣使海內之士咸知吾魯之選不徒  
以藝而國家得士之實於斯鴻懿矣勗哉諸姍友  
曰然吾聞成易怠久易更陳子其勿怠勿更以終服  
於誠庶範東子之言無墮於谷陳子曰敢不佩教於  
是諸姍交書其辭於簡以授陳子曰於歲履鶉首眎  
置楮之望微焉

贈葛比部出守南雄序

上海葛子芳氏含淳蹈素蓄能而藏采蓋其天性靜  
懇於世紛澹如也起進士為行人行人職事已省又  
乞南大行署益省君甚樂因自號宜簡子已而大家  
宰知其才不可委散曠乃擢南比部郎厯存靜鑒訊  
讞無疑滯遂又擢守廣之南雄與君同進士之仕南  
都者若干人聞南雄之命也咸相謂曰南雄領縣二  
地遠而政省吾子芳之所樂也謂其比部察劉隅氏  
曰子益有言以為之慶隅曰吾聞南雄交廣之襟喉  
舟車之走集介大庾之麓山川雄麗南疆之天險巨

防也民物阜衆賢秀穎發磨曲江公實產焉則其地之要重可知矣葛君雖樂乎簡其不獲遂其樂且吾觀葛君非一於簡者也以簡號者將虛以大受靜以淡觀而竢乎時以鴻發之爾今茲蒞南雄其必扶滌弊姑夙夜劬俾一夫無失所一事無爽宜夫然後樂於葛君之心斯固得於簡之所養者厚矣昔陶氏行刺廣州朝暮運甕悉以優逸隳中原之志今雖南雄果可以簡視爲君國不以簡自安況地甚非簡而君非真樂簡者耶吾知報政之後益大其用推而需諸天下可也豈非葛君之素蓄而優能之者乎故於南

維之行匪慶而以勗他日諸君以告葛子葛子再拜  
曰余之始志不及此諸君子之教也敢不拜教遂書  
辭於策以為行贈

沈敬軒先生湖陰十詠序

夫人之神理內蘊情志宣泄其懽舒憤苑激慨優和  
窮愁盛溢之變靡不於詩乎發之感人也於斯知德  
於斯故敬軒先生之謝政歸也築別墅於湖之陰撫  
景摘章為十詠與鄉耆舊良朋寡和成巨帙手錄以  
貽子孫或曰夫十者唯潭島雲月堤徑魚鶴山梅竹  
木之間先生日翫而相忘者也奚以詠為蓋達人高

選之懷舉世之華紛萬種無一可嬰其眈眈寄其情  
棕舍湖山間物抑何所攄寫方會之心也固忘其物  
方行之詠也亦忘其言故其所即之景非若金谷之  
富平泉之貴輞川之遠皆取諸左右而自足其詠歌  
又非若楚澤之感竹林之放玉川之竒皆沖澗澹雅  
真吐淳德之音以鳴治世使生乎先生之後者披讀  
諷嘆如拂薰風如覲瑞雲而仰高飲和之意不能自  
已信乎其可以知可以感矣乎先生之子侍御君與  
隅同年進士間示以是帙且徵言於首簡隅且嘆曰  
先生博負鴻積而所施不究又勇退焉然其詞無嗟

卑憤世坎屈之旨有德者固然豈亦知其後之必昌  
而有所竢耶且當世之操樞柄極寵榮者莫不創名  
園上第貽子孫以珍麗靡曼丘山之積猶皇皇知未  
足曾不及朝夕而蕩然漸盡或彊有力者奪去之其  
視先生所貽湖山間物與清白之名同懸天壤而無  
窮者何如哉况侍御君之賢世其清白而日陟顯重  
將嗣休光以大厥施則斯誅也宜布以風天下是為  
叙

贈董廷尉擢守永昌序

余嘗分察兩川歷劔門棧道三峽之險觀離堆滙頽

及諸江之分釀委匯躡云臺峨眉白帝赤甲之巔夏  
望岷山戴集雪如練秋清則見三峨之峯孤插霄漢  
上莫知其倪天下言江山之奇拔巨偉絕峭怪艱扼  
險者至蜀極矣故其生人才茂異雋挺不可以尋常  
倫伍眎之自秦漢以來卓卓炳耀矣然其地四接荒  
徼西北則松疊威茂龍綿以備蕃羗東則西陽平茶  
橫州南則芒部蒙徽諸府西南則建昌越嶺鹽井諸  
衛皆蠻獠夷獫之洞穴也相攻殺構訟無虛月重則  
煩朝廷經置誅勦或調護之邊戎事既殷日習聞  
而計慮之以故蜀士大夫才賢固無不宜而於撫禦

人靈園弭亂之畧允諳且長今綿州董子肅鄉以  
嘉靖己丑進士授南廷尉評甫四載而超拜永昌大  
守永昌金齒地以其要勝而民繁秀也近改為郡而  
以屬吾肅鄉明 天子真善於任使而望吾肅鄉者  
鴻且重哉吾同年友姜子君錫與蜀薦紳大夫五人  
以予知董子鄉土之詳與習聞南中之情也於其行  
要予言以贈董子予曰夫撫遠靈園予固已言其諳  
且長矣復何言哉姜子固以要曰子必有言以踐友  
朋之誼予乃不敢辭書牘而告曰吾聞治通用明治  
遠用情弗明則蔽弗情則格居平用持屛變用宜弗



持則政罔立弗宜則功罔濟伐虜以武伐夷以謀徒  
武不可施於蒙阻徒謀不可逞於曠漠此英傑之御  
內外經權南北之要也今董子蔚起文儒鴻儀中署  
其評廷尉也察疑矚秋毫守法屹底石吾懼其此之  
習而彼之忘也若為求昌如為廷尉其非明 天子  
所以任望之意乎故敢贅言之姜子曰然則廷尉之  
道其自是以往無所可乎曰否董子之撫禦政成且  
召為 天子佐使或掌內大藩臬則猶夫廷尉也君  
子何器之有慎哉董子往矣今滇南有憲長韓子憲  
僉於子大理守任子咸蜀之良而余所慕也其以余

說質之若時與機與勢或異焉而余之說尼則願飛  
翰以教無憚江山之遠可也

送司寇大夫賈子召入北都序

晉白子問曰居遠職與居近職孰難隅曰近職難哉  
盡法守與弘德學孰難隅曰德學難哉白子曰吾友  
賢子之始仕也尹楚之南陽三年廷守畿內歷陽又  
三年擢留都司寇大夫皆由遐遠而遷近要今又自  
留都召入北省益近吾君若是乎其居之益難乎且  
賈子為令而民不二守郡而民惇讓司刑而民無寃  
程式詳風槩厲可謂法守盡矣益懋德績學期底於

鴻成勗身勵慮邁志古昔若是乎其修之益難乎隅  
曰若賈子殆無難焉吾聞賈子家世常山常山故趙  
地古稱多奇節士其地右倚太行左包滇渤滹沱汶  
濊環互滄衍其產才環偉龐博惇懿厚直稱殊於四  
方譬之長戟巨劍百鈞之良弩千里之神驥施於北  
土尤宜懷是器也以往無弗利矣夫何難雖然事君  
非貞鯁匡弼之難而難於誠心之孚學道非幽討博  
辨希高之難而難於完吾天德昭吾良性不以闇明  
夷險變其節不以忻獎震挫升屈搖其中恇恇翼翼  
以思忠益日積月感夫然後誠心孚于上而言從志

行矣是心也。天德之融也。良性之存也。學學夫是脩  
脩夫是力寡而功稱。覆載所明者一而洞徹萬類以  
之。叙倫恢業。以之立訓典垂聲澤。皆是之運爾。舍而  
他求。則支蔓迷茫。昭者翳而完者成。吾見其愈難而  
愈敝矣。他日白子以告賈子。賈子曰。有是哉。余懼其  
弗任也。乃以事君之難。質諸魏郡劉子。會稽沈子。豫  
章傅子。三子曰。吾屢諫職知斯難矣。勗哉其無難。以  
學道之難。質諸大梁王子。廬陵歐陽子。二子曰。吾侍  
經幄。職啓沃。敷教國子。知斯難矣。勗哉其無難。已而  
賈子告行於諸子。諸子皆同年友之協於誼者也。不

以隅言為罪遂書之素以為行贈命曰勗難

送旗峰林先生赴貴州序

國家文治隆麗追隣古始至弘治末益刻靡陋大振  
厥聲於時有北地李氏姑孰徐氏信陽何氏數子閩  
則有鄭少谷氏相與琢厲圭琢舒奮龍章穆穆乎濯  
濯乎歆齊騷雅矣少谷之友旗峯林子文章與少谷  
下上而經學充淵醇以戴氏禮為學者宗余故知之  
舊然未始相識也嘉靖乙未歲乃旗峯與余俱起謫  
中為留都秋官郎得日夕游處援道微蒐藝畧論古  
今世務遠及四夷百物幽詭無不談繹間相出所著

作評指失得於余獲益甚厚唯恐一日違也忽邱善  
報林子出守貴州之程蕃府諸秋官大夫咸以險遠  
為林子愠隅曰不然是國家所以重文治之意也初  
貴州以夷裔之地分屬荊州梁蜀遠 太宗文皇帝  
設藩省列在十三州然附省唯宣慰司非所以流化  
綏遠速憲廟乃始設府曰程蕃去省城僅三舍協於  
藩臬同內二千石維巴陵鄧廷湛氏音落是任厥後  
綱紀治教蔚然備辦數十年餘士樂絃誦之業民無  
戈盾之役然選舉之典猶附於雲南今年夏 皇上  
覽群臣之言嘉崇文事始詔貴州得專設科取士是

典也府寔綜之乃命冢司擇於百寮以任則明 天  
子之於貴州於林子其意豈輕耶昔文翁以蜀地僻  
陋立學宮選弟子而蜀大化後馬援王褒之儔至以  
文冠海內今程蕃漸濡教化久非比蜀之初而林子  
固經師不煩遣弟子詣長安學則貴之士感 天子  
明詔又獲太守為師奮蹕騰箋必有異才名世之文  
如今昔教子者吾固知其出林子惟下矣是當預為  
明 天子賀為林子賀諸大夫咸曰然遂書之簡以  
速林子無滯其行也

送呂子赴真定別駕序

國之盛必有世德之家休澤與國繇久然必其先有  
純懿篤行之士厚積不享以施於後又必有賢子孫  
益履古道以表流俗然後世德之風著而國有賴焉  
呂氏自青州徙家浙之新昌其先大父號小齋者至  
孝著於鄉達於天子洪武初舉使於山西以布衣  
行復命稱旨官之不可乞還鄉里著歸田稿小齋集  
以志鄉里無賢不肖皆賢之嬰孺婦女皆呼其家曰  
呂孝子家沒則俎豆之學宮之傍豈非余所謂純懿  
篤行之士也再傳遂有甲軒公以成化甲辰進士徑  
拜刑科給事中抗疏劾中貴人李廣及出使安南却



金貨之餽絲髮無所受於是方海內外肅然顯然想其風采丁未歲與校禮部士公得人為多天子益識其忠介遂尹京兆晉拜少司馬未幾即請老不事產業唯以教子孫為急初公之歸有恩數當蔭子公子質菴君嘯詠田園雅不樂仕遂以及公孫勉菴君是也勉菴穎敏有才志於科舉業甚習而勉菴弗之攻也其言曰余知舉業之進可以致官清顯張名譽然吾懼吾祖之典不諧也且今之業奇麗要眇極矣與吾好不同夫棄先人之休烈強其所不好而從流俗吾不能也遂由大學除留都司寇屬職專磨勘君

益詳謹勤恪近六載擢真定府判諸寮友猶謂未稱君之賢與其勞君獨曰真定大郡也吾懼無以副

國家之任使以辱先人敢計官乎魯劉隅氏聞之曰難哉呂子之所履也今世家之冑鮮不蔑其先人歌自章名建事以炫焯於世希富貴苟不有其先尚何有於國於民乎昔正獻公之子榮公不就科舉以蔭補官程氏賢之今勉菴其有感於茲乎榮公卒為名儒輔澤遠而風長延及東萊諸子呂氏遂為一代文獻宗與有宋終始何其盛耶勉菴子勉哉吾國  
家有望於子矣

送留都大司徒王公考績序

考諸三代以往司徒之職訓擾萬民其於財賦蓋樹  
稱漢晉後或崇虛號不任事唯 皇祖開統樹典一  
準成周乃建司徒總地官政凡 國之賦役版圖軍  
儲民食咸專綜之盡芟近代所謂少府大司農鹽鉄  
轉運之屬以故萬機有統六卿分釐無侵官無隳緒  
無稽時若功懋勞著則進陟師保備公孤可謂歸然  
鴻創遠覽矣 文皇帝移蹕於燕而留都六卿仍備  
則又分陝之義爾且百司六軍供儲埒於北故司徒  
稱重要非久諳當世務為 天子依信者不以拜今

大司徒王公自省署歷藩牧京兆少司徒先後三十  
餘年專理民務故天子以留都籌謀之任委焉今  
年春三載考績當覲闕下扞時司寇郎蔣卿等五人  
皆司徒舊屬馬坤鄉後生白鎰與隅則嘗以職事游  
公郡俱獲聞公教乃命隅抽筆書言以為贈隅鄙人  
何足以知公然嘗廁搢紳之列於二都見公盡瘁王  
事無時頃暇逸人曰忠亮勤恪似陶侃昔巡淮南時  
造公第舊屋數椽几席凝塵公牧山東隅之鄉為屬  
郡見公庭無私謁駕無宴遊人曰雅澹廉介似楊綰  
夫當晉唐之季空談放誕靡汰絕弛之風四海趨之

莫知其醜唯陶公覃力宣猷不曠分畧遂弘江漢之  
業晉室賴焉揚公清德孚於上下拜相之日不待言  
議而遠近化綏然亦世衰倍敝故二公英聲易以暴  
揚今王公生際明聖之世秉德作範群公仰則默  
而成之不見其跡此又二公之願值而可不得者也  
茲入覲又將留輔帝側昭融大化以風乎天下則  
視人行於江介之間暮月之暫者其功效大小何如  
耶克踐古司徒之職於是乎觀彼簿書衡石曷足為  
公誦衆曰然時公先過大江留維揚故里有優游高  
蹈之懷遂以隅言馳上以速公之駕母久滯缺天下

望焉

連母太孺人李氏七十壽詩序

人之願致養其親而又願其親之壽自王公至恒人同也然養之以道則一釜之祿足以怡親而立孝不以道則八州之珍而君子不與也子之賢而親壽則休日積而衆以為慶子之不賢而親壽則患日積而且將貽親之感故孝在夫自修而已矣余謫許下時與鈞陽隣嘗聞党穎東中丞張崧少憲學劉晴川州守言鈞有善士曰連生而未之識也未幾連生從崧少過余西湖書院視其氣貌甚慤揆其蘊甚闕又聞

其孝義篤士然以試不利有司不肯就仕余因嘆使  
斯人而任民社薄俗其有瘳乎於是知連生者咸以  
親老勸之仕後三歲乙未余再入為南司寇郎而連  
生亦奉檄來為霍丘簿奉其母太孺人就養治所朝  
夕娛侍恭劬愉順太孺人訓愈嚴非俸所易不敢以  
羞必曰何從致也政理有未善不敢以聞必曰得無  
鳩民怨乎或遇勞稍怠必曰無上負天子下負先  
生之志乎連子用是益砥廉持平匪懈未半歲監司  
郡長交獎於上縉紳庶民交頌於下以邑二之未究  
君之抱也又檄攝篆於他邑於戲史稱雋陶名賢而

樹績焯燿者乃皆母氏之訓觀諸孺人詎不信哉是  
歲之冬某月某日適太孺人壽七十於是在霍令尹南  
莊潘子曰使吾邑有鸞鳳之佐娶太孺人之教也敢  
不再拜賀大夫士曰使吾民有父母之庇娶太孺人  
之教也敢不再拜賀乃各舉觴為壽既又為歌詩繪  
圖緝冊以張運氏之慶且俾許人梁生道源來索余  
言以序首隅曰孝乎連子之養也不以崇侈而以善  
刑於寮友加於庶民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斯  
之謂與榮乎太孺人之壽也訓子於善以不忝其先  
而食其祿詩云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其斯之謂歟夫



奕則忘志則置誠如是則令以為損民以為厲太孺人雖長年其能一日樂乎連君雖厚祿毋其享之乎余於是有感焉且知連君將昌其名業以廣被於遠非但藿人之慶而已爾故書之以風勸海內且以徵余昔之所聞云

送司寇嚴大夫出守鎮遠序

余聞用人者不殉人之欲不枉人之能奔走亟矣則任簡靖貨利離矣則任廉節廢幾其可拯乎今鎮遠熱之阨塞雲南之戶徑也縉紳大夫行李往來與商賈百貨之入將夷物產之出咸至是而舟車以故民

怨於送迓負樞官敗於摧斂餽索上之人憂之於是  
以歸安嚴子為守余觀嚴子醇慤淵樸澹然無嗜好  
聽其言若不出諸口而其量汪洋無涘自宰於邑貳  
於郡入為冬官秋官即視其氣容居處服養如一日  
可不謂簡靖介節之君子乎茲蒞鎮遠吾知與為分  
宜為南昌時不異也則入其庭草漫履跡覩其吏如  
植木然登其堂印篆風塵素葉獨崔陶器蔬羹而已  
爾四方之過賓與部下文武吏士夷毗不待言議而  
貪冒者媿噓爭者沮窳有篋珍貝扛重貨而索夫役  
以數百者乎窳有重稅刻取奪下以媚上者乎窳有

競錐芒毫末之利以厲辨相仇殞身構訟者乎允哉  
國家之善任使而邊徼之民其自此少紓或曰嚴子  
固賢者若子之言不事事而効殆蓋公之教曹相國  
也恐巨鎮衝途夷風季世與古殊異無乃不可乎余  
曰否善為政者不生事以滋弊亦不廢事以長亂嚴  
子豈無所用心哉聞鎮遠而下九溪故地沅江重浹  
邑落稀曠行者待群眾而後敢發猶有不免之虞然  
戢暴止竊非嚴子之事乎又環境皆保順施酋諸土  
官既驚不訓而藩省有戎事輒假其兵以濟諸夷因  
掠害良民以逞畝又益輕官兵常狎狎有吞噬意然

則大練吾士實脩吾備以防不軌非嚴子之事乎吾  
固將諗之嚴子以質吾所聞之是非翌日行諸寮友  
具嘉醴肴核祖於江滸酌觴旅拜乃舉愚言以為贈  
酒既洽歌驪駒者闕嚴子於是賦繇蠻之章再拜而  
言曰諸君子既飲食之又教誨之予也若徒焉而獲  
載敢不敬奉以馳驅遂行

送司寇大夫戴子之滇南憲臺序

古訓曰學然後從政今之學何其異哉佔畢以為力  
剗切以為巧苟可以中主司竊科第已而於政也何  
有然一登仕籍則又簿書牒訟汨其慮朝夕事役牽

其身雖知向之非學而將學其學焉弗能矣故搢紳  
雋傑之士常恨焉上海戴子弱冠登第慨然曰吾豈  
可以苟仕哉遂疏於朝辭華要乞博士職以便學業  
乃得鎮江教授再調武昌幾三年餘於天人之蘊微  
古今之治忽當世經絡猷為之宜淵乎其獨詣沛乎  
其不可障矣而又聘於廣南於齊魯選校上計士因  
南歷衡湘九嶷陟增城瞰南海吊韓蘇謫寓東浮淮  
泗望太嶽觀闕里金石俎豆之盛而歸 朝廷欲遂  
成其大仍不畀以民事召入為留都司馬屬主駕部  
再遷司寇郎中益習 國家故典刑法今年未四旬

出僉滇南憲臺而監郡 國任大政矣魯劉隅氏歎  
曰若戴子可謂後其政而先其學哉滇南為遠服重  
鎮去京師萬里百夷雜據戈鋌時興自昔稱難整齊  
今以戴子充養探討練砥之久而又以壯年清彊之  
氣鴻遠之慮臨之其激揚之綏之輯之威之恤之振  
變之寧謐澄肅可不埃甚而効他日或總撫鎮翊廟  
堂澤天下亦執此而徃爾豈非戴子之善學而 朝  
廷善養才以需用耶於是司寇諸寮謂隅言也徵蓋  
書為戴子贈隅辭曰隅之言以自訟隅之失學也曷  
敢以辱戴子之聞

奉慶王母太夫人八十壽序

嘉靖丙申歲定與王公自留都御史大夫晉司空奉  
母太夫人養於司空賜第晨昏不違滌滷備味凡所  
以致頤娛殫孝敬者靡不躬盡乃秋九月公將以考  
績入覲某等寔朝夕侍教公謂曰吾聞孝在於養志  
樂樂其所生吾奉吾母居官邸雖勉盡娛侍常愀然  
若有思今者得便省鄉土而母壽適登八袞視吾母  
意甚樂故予與二三子別無愠雖然予寡薄甚曷以  
壽吾親二三子其有以勗我某等再拜進曰為人子  
者莫不願其親之榮而壽而康然或躋臚仕矣千鍾

不逮享長年矣一命不沾不則有疾疚之所纏畏途  
禍寘遠役久離之所驚怵悲思遂孝子之心者幾何  
維公執簡大廷近十載遷京兆副蘭臺則奉太夫人  
就養京師受 帝嘉號京師之交游寮吏得拜太夫  
人於庭於時方躋中壽都下以為榮及公出撫齊魯  
三秦則奉太夫人就養撫臺凡部下文武屬暨齊魯  
三秦之縉紳耆老得拜太夫人於府於時已躋上壽  
二鎮以為榮今防江暫守邦土具瞻南服公位益重  
孝益篤而太夫人壽益寧秩號益晉凡留都鄉侯群  
辟門生故屬通家又得拜太夫人於邸江左以為榮



於休哉甚盛矣茲復畫繡過鄉閭太夫人撫桑梓游  
田園而公又得率子姓親族故舊奉觴上百千歲壽  
則天下之至榮至樂何以加焉況公自筮仕以至登  
台宦跡所蒞無險遠之役無顛危之虞故太夫人優  
游怡豫無憂慮介其懷而耳目聰明強力健食則百  
千歲真可幾而福履豈有涯涘哉公曰此不穀之幸  
也然為是懼無以克堪天之大慶以輝崇吾親二三  
子願終有以勗我於東阿劉隅氏進曰遠哉公之  
下詢也今夫壽親而康者天之錫也榮親者君之  
恩也孝之本其不在是吾聞言至養者不以祿以善

言至孝不於家於國維公在朝剛正不撓日思  
補益撫外鎮靜有惠勤恤民隱而又澹於權勢恬然  
自守數歲不一遷貞操彌固隅竊以為是乃公之大  
孝而太夫人之所以安也今海內方疲邊圉多警庶  
務紛糾方資裁割公之北上明天子必不委公以  
暇逸或內飭百工則願公夙夜其勤或外視六師則  
願公馳馳勿顧庶以承天慶而答君親其斯為大孝  
之終乎公謝曰子之言予弗敢任亦弗敢忘諸子再  
拜遂書諸冊以為太夫人祝且以為公行之贈

贈張戶部致仕歸養序

博興張子之始仕畿甸也劬身恭恪寔維二親之為  
乃以持法忤中貴謫倅於湖踰炎嶺瀕瘴海以違二  
親宦思寢微張子於是登海嶠而歌曰海之山兮峯  
峯海之水兮漉漉間萬里兮遠吾遊瞻白雲兮天之  
隅嗟扶桑兮日易邁胡不歸兮貽親憂未幾移同守  
嚴州然二親壽咸踰七十且有重江之險不克奉迎  
張子於是臨嚴瀨而歌曰列星頰頰桐江深兮鴻矯  
其翼翔于楚兮我獨何為滯蹄泮兮念我二人悲心  
殷兮蓋將不能一日繼於纓組也既又召補南司徒  
郎位愈登思愈切益愈不樂遂陳疏乞解任歸養大

冢宰惜其賢難之章再上方奏 天子允其請驛書  
至乃東國薦紳大夫之同官於南者或聞而愕或聞  
而喜或聞而慕或聞而讚聞而愕者張子之力彊而  
政譽方升曷遽以辭為且辭也曷莫予告也喜者曰  
盈斗之祿貪夫競之况辭而舍諸邈乎張子吾鄉不  
與有榮休也夫慕者曰人之仕速養為難人親之壽  
並茂為難今張子實具焉非天錫其祉以昌厥慶人  
其能及乎讚者曰君子之養親有五有祿養有色養  
有躬養有志養有德養崇秩豐廩祿養也奉顏婉愉  
色養也親執滌滌服勞左右躬養也顯親述事故光

前烈志養也履茲淳懿終始無違德養也今張子之歸也其以祿秩為不足以致吾養而欲盡心於其色於其躬乎殆又將求於其志篤於其德乎不然何去之決耶古之人不以仕悅親者唯曾閔為然張子殆聞其風而作乎信吾齊魯之多賢也乃東阿劉氏聞諸子之有言也噴然嘆曰諸大夫其善言孝子之衷乎夫一人能致其孝則鄉國有式焉四方有望焉後嗣有稽焉宜明天子不靳其去以風百辟其禪治化豈微哉茲行也隅竊有感遂紀張子之歌及諸大夫之言大書之策以贈張子使歸而諭諸齊魯之英

以為何如

壽封君王西村老先生七十序

歲丙申四月南司寇大夫王子將以考績入覲諸大夫觴之或歌采菽之首章王子辭曰予疏逖賤臣非所敢聞也又歌南山五章王子拜曰余弗敢辭亦弗敢任願有言也余不肖賴余親之訓以服茲官采明天子既錫余親以命秩余以王事之不間罔敢時省謂今年親壽七十餘得趨庭下率子姓稱爵為吾親壽願諸子之愛余者為余親祝也諸子曰賢哉大夫孝不後君忠不忘親願謂余曰子盍為辭以壽封君

且以著齊魯之多孝也。隅曰：余聞孝者致於人者也。然不可必者存焉。壽者極乎天者也。然不可必者存焉。故君子生非其時，則雖如曾閔季路之賢，不獲以牲鬯養以爵號顯，豈其心之弗欲哉？時不可也。富壽康寧，聖範之休，而必基之曰：好德。苟德之積也，厚則所享不於其躬，必其子孫故。臨沂之澤，與淮水同悠。晉公之仁，指庭槐為符，豈幸異而偶值之哉？理之可必者，然也。今吾聞王封君翁至孝，夙成七歲時，喪妣，踊仆哀慟，食飲不入口，鄉人異之。迨長，事父與繼母，以淳孝稱。嘗有盜夜入其宅，索得之，哀而食遣之。其人

梅毋太夫人七十壽慶序

余嘗蒞宣城見其山巒盤鬱巖嶒無峭拔巉巖之險  
其溪湖幽紆宛渾激滄而灑泚俗尚樸素吾意其冲  
夷渾龐之氣所鍾必有積德之世家絕淑之碩人稟  
之厚而享之盛者出焉嘉靖乙卯歲宛溪先生梅  
公以憲副來督山東學政余固識宣之有人也今春  
歷下府縣學師楊縉吳尚文等遣弟子員持狀一帙  
來曰茲三月廿八日實梅太夫人設悅之辰壽登七  
十有一縉輩沐宗師迪育深洽與他庠殊咸欲頌  
祝以罄衷私願乞一言以先之隅覽狀三嘆曰卓哉



懿德孀守孤苦共姜梁高行之節也。封臂以療夫子  
德耀之敬也。養奕翁及繼姑竭誠盡瘁禮脩之孝也。  
訓子以儒顯理家勤劬終身不廢紡績孟母陶母之  
義方公甫文伯母之善誠也。此數者有一焉足以垂  
輝圖史作範寓內而况無備乎。則夫荐膺宸誥珠  
翟煌煌童顏鶴髮康健倍常豈非天相有德善多而  
福亦隆耶。嘗聞宣城梅為望族自宋龍圖并州聯跡  
貴顯而聖俞以詩名當世其所謂稟山川之靈藉積  
累之厚鴻著滋培而發之今日者乎。况憲學公清介  
剛正自始仕迄今如一以身率士先實後華士方淬

礪向進而復有雲南參藩之擢齊魯章終失宗依失  
然公之遠猷遂學將又經濟華夷輔理 皇化建巍  
業而流鴻名孰非自太夫人之教乎昔歐陽子之先  
人每閱獄案常求其生太夫人節知其必將有後歐  
陽子卒為名儒碩輔今觀梅太夫人之戒其子惓惓  
以居宦勿輕擬大辟為言夫慎擬於先尤勝求生於  
後仁厚之念更切且要則梅氏之後其昌大綿遠又  
可量矣耶公便道過家庭稱觴上壽而以余言續獻  
焉太夫人倘愉然開顏不以余言為妄則庶乎裨公  
養志之一端也歷下師生忠愛之私其亦少罄乎是

為序

隔馬嶺水陸會序

梁武皇帝大弘法教念在有為親製涅槃三慧諸經  
義記屢幸同泰設四部無遮大會升坐講說人天忻  
聳帝猶以施狹而功淺銳意匪懈玄情冥合乃感神  
僧見夢語以水陸之設欲使三千界內萬品畢攝咸  
歸佛海徧覆慈雲後世宗之遂為巨典非具大力莫  
能舉也範泉之東馬嶺禪菴沙門真成持不退心游  
歷江淮磨求繪事成此衆象鄉人欽重求余叙之昔  
達磨大師來至金陵帝告以所作功德師以人失小

果陋之示以淨智妙圓真諦帝不領悟卒無證入今  
習釋教者既備儀文宜宗心印直求最上不滯作為  
則萬品歸真而功德彌天矣範泉居士重說偈曰

三千大千衆一鉢可飽厭萬品塞沙界一滴可沾潤  
性海湛然空圓明照無際三萬八千像原無一微塵  
供設千晝夜原無刹那頃應作如是修是謂真道場  
建造遍閻浮施功高須彌視若浮雲散是謂真功德  
若悞妙明心超登無上乘恒沙億萬劫水陸一掌中  
稽首西方士此意誰能承

範東文集卷之五

雜文

味泉翁七十壽詩後叙

天王之十年改祀方丘之歲也魯鉅野泉翁壽七十  
維時嗣子宋公寔總王憲蒞撫于蜀初宋公語蜀諸  
大夫曰靡不有親惟壽之難茲震承天隲馮先世之  
繇澤吾親壽茲茂矣然不敢越王之命以介成樂休  
吾其何寧故春三月遣使省於魯以赴壽期禮也諸  
大夫退而賦曰善人維龐赫其有章載則明教於彼  
伊梁晬矣如社奕谷匪涼駘眉馮馮叶於靈康豐乎

其壽乎又賦曰厥子維昌侯珪侯璋眷于天子其龍  
其光寵歸自翁縱纓瓊鏘爰襲爾楨百世攸襄蕃乎  
其休乎憲氏劉氏曰美哉余聞之德福之基也弗德  
何以載福是故彛貞弗渝曰德植德弗慮曰靖履靖  
弗畛曰和守和弗漓曰豐貞以正德德以明靖靖以  
率和和以馴豐福斯宜矣君子服是四者以輯天之  
嘏詩曰綏我眉壽黃耇無彊言綏於善也又曰酌以  
大斗以引以翼言引而翼之于善也夫天之壽人也  
齒壽以期履壽以世德壽以無彊矧公之撫蜀也  
植博弱夷豪俊良民峙滌吏蠹訾夷弊靖寇暴西土

宸靈上無顧憂而後泉翁之樂可知也則踰于期頤  
衍于世世而光施于無疆也斯其徵諸歌以章之不  
亦宜乎君子曰斯舉也宋公可謂能孝矣不越王之  
命而隆愛於親可謂能忠矣昌親之德以鴻報於國  
諸子其今之良大夫也歌其壽休以歸于德孝忠之  
感也遠哉

嘉靖庚寅之歲寶華詩刻後叙

侍御臨汀丘公以九月按節新津江澈山霽景候清  
夷爰視城堞陂堰涉流登嶠窅然遐覽見眉山蘓子  
殘碣委草天台方子遺詠在壁喟然曰茲山之靈其

在茲與顧晦剝不章邑其無人乎乃命豫隅檄非祀  
之宇材作亭軒于山面右翼勒二子原辭于石侍御  
暨豫隅和章綴焉崇巖轟轟倚江三面衍渚其下蓋  
二子之風神歛可招而挹也隅聞曰道茂者言乃弗  
朽風長者無世千萬歲之後登斯亭撫斯文者又孰  
知不浩歌感慨如昨日也耶

贈郡牧爰峰胡先生頌并叙

君子曰善政之要二曰惠曰明政立而文化煥焉則  
有教教之要曰貞胡公以明柱史來守永平至之始  
摩瘡煦痍允有厲於吾民靡不除也靖而弗擾寬而



不犯斯不謂之惠乎胥史之積奸頑氓之風梗洞鑒  
株翦境內肅如良者有訴慝者無遁斯不謂之明乎  
既乃懃神化理篤意文治日與博士諸生講肄藝道  
督閱程業興三德者有加垂六禮者有罰斯不謂之  
貞乎夫唯其惠而民懷故拊循之臣聞而嘆吾弗如  
也唯其明而無滯無爽故巡警之臣檢覈之臣聞而  
嘆曰吾弗如也唯其貞而有造故督學之臣聞而嘆  
曰吾弗如也咸以臺符來旌以勸百辟爰自上佐以  
及幕賓群吏諸生軍民僉曰是不可以無紀盍獻頌  
以示永久頌曰肅肅胡公蔚維晉產其中孔乎其躬

寒寒穆穆良治奕世再續公挺其英於先丕顯皇皇  
繡服侍帷執簡秉節四巡四國洒洒帝曰汝侯其治  
于三輔翼翼玄蓋鏘鏘五馬孔惠孔和來為郡父歛  
彼凝霜霈茲甘雨令問旁流政教並樹我頌無斁萬  
邦之矩

書契玄翁中說後

中說之傳於世京口靳氏天水胡氏叙之詳晰矣余  
惟孔子沒既遠而聖皇之道闕諸百氏闡述者不鮮  
矣然徇高者懸虛不可施於事實徇卑者纖煩拘牽  
非畔既泥是以後世學士無所悟嚮余讀契玄翁之

說探其原則宿之乎至虛至一顯其用則散之於萬  
有萬變或不聞聲臭或沛塞六合先乎太始後乎無  
疆標諸日月五行四時鬼神而日月五行四時鬼神  
之中可識矣體諸身心措諸家國天下以至兵賦禮  
樂刑制萬彙之繁而家國天下兵賦禮樂刑制萬彙  
之中可識矣蓋與大易洪範中庸異泛同登其言甚  
似嚴君平邵堯夫氏視濂洛閩諸大儒所著若尤  
簡且章者於乎孰謂斯世而有斯人斯言也哉隅謏  
陌生晚得覩其書甚幸然猶以不侍几席親聞措授  
之為恨也乃今獲侍教於翁之仲子素齋庶幾契玄

之蘊或無隱焉又不謂之甚幸耶素齋翁清節大勲  
雅辭鴻德方振厲海內輔贊主上則玄翁之說其亦  
不托之空言余故著之末簡俟後之知言知德者徵  
焉

書峨山詩刻後

余唯探幽躋險凌萬仞而極覽八荒蓋不特逸人選  
士樂而忘返雖古之勲臣茂儒宜無暇樂為然咸神  
爾而跡濡若將終焉不能自己者何耶故太史公歷  
陟會稽禹穴九疑鄒峰羊公連卷于峴首韓子甘危  
于華巔豈飛高邈鴻濶之懷超塵歎而隣太清者獨

與名喬嶽聊可寄寓而攄衣爾友之乎現辭大雅象  
之以魏業峻光茲人與山之所以不朽乎豈曰觀遊  
乎哉巡蜀大侍御丘公使事將竣必訪三峨而登焉  
登有賦賦有和蜀閩帥丘君李君共刻詩于石以垂  
永永其有以識公之意也夫

素扇讚

鍾山之竹楓浦之素慧匠制之以祛炎燠潔衣晨霜  
涼特秋玉清風動懷片月在象不陋不靡崇幽異俗  
永讚嘉德君子所服